



## 谢媒

□卞中恒

在偏远的小山村，老马和老李两家人紧挨着，中间只隔着一道矮矮的篱笆墙。老马是朴实无华的农民，做事简单粗糙，村里人都叫他马大哈。而老李则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虽日子清贫，也总带着几分见识和机灵。两家人平日里互帮互助，像一家人似的，挺合得来。

马大哈有个儿子叫马飞，长得结实健壮，性格憨厚。由于家境贫寒，小马到了适婚的年龄，却迟迟未能娶上媳妇。马大哈为此愁得夜不能寐，头发都白了许多。老李是个热心肠，看着小马老大不小了，因为走乡串村的便利，心里便惦记着给小马找个好姑娘。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老李从邻村回来，径直来到老马家：“马大哈，今天我可给你带来了好消息。我有个远房亲戚，在山里头住，家里有个闺女，名叫翠花，长得那叫一个水灵，人也勤快。我看跟咱小马挺般配的，要不哪天我约来见个面。”

马大哈一听，心里乐开了花，但随即又皱起了眉头：“可咱家这情况，人家能愿意吗？”老李拍了拍马大哈的肩膀：“翠花家也不富裕，他们就图人勤快、踏实，能过日子。”

就这样，在老李的促成下，小马和翠花的婚事渐渐有了眉目。马大哈为这门亲事几乎是倾尽所有，东拼西凑准备了彩礼。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马飞穿着借来的新衣服，和老李一起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才到了翠花家。

翠花家果然贫寒，几间土坯房在寒风中摇摇欲坠，像烟熏火燎过的一样，黑黢黢的，一点不亮堂。但翠花却长得清秀可人，一双大眼睛仿佛能说话。两人见面后，虽然羞涩，但彼此间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

没过多久，小马和翠花婚事定下了。婚礼办得极其简单，没有华丽的礼服，没有热闹的乐队，只有亲朋好友的祝福和几桌粗茶淡饭，但小马和翠花却觉得幸福无比。

婚后，小两口听说大城市里机会多，只要肯吃苦，一定能过好日子。他们决定离开这个小山村，去外面打拼。

小马和翠花凭借着勤劳和聪明，苦拼苦打，在大城市里渐渐站稳了脚跟，便把父亲也接到城里。他们开过小吃摊，摆过地摊，后来还开了一家小餐馆，几年下来，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小两口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他们的生活虽然忙碌，却充满了希望和欢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总会想起远方的家乡，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特别是那位不辞辛劳为他们牵线搭桥的媒人老李。

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里，小两口带着一家人一起回老家谢媒。

刚到老家院坝，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很意外，老李家原来那几间土坯房变成了青瓦粉墙的新房屋。老李正坐在门槛上慵懒地晒太阳，他头发花白，显得有些憔悴，眼神里透着一丝落寞。

小两口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老李的手。老李一看是他们，眼里顿时泛起了泪花：“你们回来了，真是太好了！”

小马哽咽着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想您。如果不是您老人家给我介绍了个聪明能干的翠花，我们哪有今天！”翠花也附和着：“是啊，李叔叔，您就是我们的恩人！”说着，他们拿出准备好的礼物和两千元红包。老李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们过得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在小两口的一再坚持下，老李只好收下这份心意，眼里满是感动和欣慰。小马和翠花还与老李谈起未来的打算，打算在村里建一所幸福院，让更多的老人能够安度晚年。

老李听了，激动得热泪盈眶：“你们真是有良心的人啊！有了你们这样的后辈，咱们村子的空巢老人就有福了！”

不久后的一天，老李从县城购买了好多图书，让快递送到村头小学，那是老李用小马和翠花谢媒的两千元，给村小的孩子们送去的精神食粮。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 门前一棵树

□钟灵

当我听到“便于社区改造，有可能砍树”的消息时，我忽然像一只将被剥夺植物果实的鸟儿一样慌张。

这棵树就长在我们小区旁的空地上，远远就能看见一片绿色。它挺立在街巷里，足足有五六层楼高，枝叶错落有致，如一把撑开的大伞，绿影摇曳。

多年前，我家搬来时，这儿还是一片荒地，新楼院的附属设施也还未完善。那时，年迈的父母每天要从楼前荒地中的小路穿行，用自行车去附近运水回家。我们是这片楼栋的第一家住户，仿佛置身一个荒岛。

等到周家坝移民新城建成，我们的楼院由孤零零的一座蔓延成一片街区之时，这棵构树就连同两棵桂花树苗一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它们从何而来？或许是泥土里发芽的树苗，或许是鸟儿衔来的种子。后来，两棵桂花树不知不觉消亡了，只剩这棵构树像天真烂漫的孩子，蹦蹦跳跳长大了。

起先，我并没有注意它的存在。之所以关注它，纯粹是因为它的美丽。

那时儿子还小，我领着他去探望奶奶。奶奶住在一所大学校园里，散步时，我发现校园里一棵树的树身布满褐色斑纹，那细密的线条就像画笔勾勒出来一般。我怀着惊喜，细细观赏它优美的纹路，给儿子

讲这树奇特的美丽，我给这棵树取名“斑纹树”。

一天，我注意到楼栋旁那株小树也长高了，居然慢慢现出美丽的花纹——啊，这不就是“斑纹树”吗？从资料里，我知道它是构树，属落叶乔木。它浑身是宝，树皮、树脂都有药用价值。它碧绿的叶片间，夏天会结出鲜红的球状小果。随着树身越长越高，它的枝干向四面伸展开来，逐渐形成一大片绿荫。

我住的地方是移民新区，面积不大，但布局精巧。这里有不同的景观呈现，从冬天的月季、三角梅，到春天的杜鹃、樱花、玉兰花，夏日的绣球花，秋天的马鞭草、蓝花草……天气晴朗的日子，街道两边香樟树下的椅子上坐满了人。

一天清晨我走出家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那株曾不起眼的小树，树干已经变得非常粗壮，大约两三个人才能围拢，它在根部形成两个分杈，姿态非常优美。

一棵树，经历二十多年风霜雨雪，长成了一片风景。想到它可能会在电锯的刺耳声中倒下，我心疼了。于是，我迫不及待翻找电话，我要告诉他们：这棵构树是我们这里不可或缺的风景，期盼它能一直为我们带来快乐与惬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童年的家乡

□赵瑜

在报刊亭买张重庆地图，第一眼就会搜索“南岸区”三个字，地图很花哨，好多旧址已改名，有些新地标更让我迷糊。然而，只要闭上眼睛，那些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全都在我的脑海。

小时候住铜元局，据说清末这里真的是制造铜元的地方。家在食品公司宿舍，一栋青砖小楼，底楼是肉店和蔬菜公司。在肉蛋凭票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住在这栋楼里的人却不缺肉吃，香肠一串串地挂着，简直就是土豪。幼儿园在工矿贸易公司照相馆的旁边，国营商店在幼儿园门口，柜台里有5分钱一个的回饼，7角钱一斤的牛奶糖，烫着狮子头的售货阿姨上班聊天嗑瓜子，根本不理我们这群只看不买的馋嘴小朋友。

上小学要路过大田坝正街，两排吊脚楼，“川益小学”是那时南岸最顶尖的名校。我的美术老师能一个人站在梯子上，默默画完高达几米的巨幅广告画。体育老师居然像蚂蚁搬家一样辛苦捡来废铁，自制出单杠双杠、秋千、转盘、篮球架。学校就在长江边，跑跑步，吹吹风，看对面的珊瑚坝，江水一片滔滔。

后来搬家到南坪。科普中心是当时最洋气的地方，可以观长江大桥全景，我曾经在那里画过“春夏秋冬”雕塑和峨嵋岭两江亭的素描，也和闺蜜在那里观赏过风景。弹子石，鸭儿凼，听起来很好笑，其实就是现在

的第11中学。上中学从南坪到弹子石，挤在304路车上。问我哪里是“海棠烟雨”“黄葛晚渡”“龙门皓月”“水宵灯”四景？我也茫然，却清晰记得江滩上有芦苇有野鸭，有涂山氏在呼归石上呼唤自己的夫君。那时大堆的中学同学，住在觉林寺的、海棠溪的、上新街的、福利社的……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老南岸人的吃喝玩乐、小情小趣，如今依然有可以参考坐标：涂山湖陆派老火锅毛肚脆爽、南坪小妹卤菜肥糯入味、黄桷垭九九牛肉汤鲜肉醇、弹子石的张鸭子回甜甘香。赏花你得上汪山，进城要到铜元局码头坐渡船，求签要去老君洞，看电影买书去上新街……那座记忆里的老城，有安稳妥帖的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有我外公外婆岁的呵护唠叨，有像穿着溜冰鞋一样飞速划过的童年时光。老城区、旧时光是那么亲切熟稔，那些虽不认识却慈眉善目的店主，打招呼的邻居，收鸡毛鸭毛和牙膏皮的小贩，在街角拿着“黑武器”炸爆米花的外乡人，都有扎扎实实的存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土生土长，固执地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了50多年。岁月奔逃，原本空旷的马路渐渐开始堵车，老旧房子成片消失，我和我的记忆散落在时光里。恍惚中，我独自来到文峰塔下，看南城璀璨灯火，美艳不可方物。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文联)

## 能懂的诗

## 父亲

□川泉

父亲是一座山的高度  
一根扁担的脊梁  
直直的扁担  
挑着挑着就弯了腰

山的截面是一个“人”字形  
陡峭的两笔是行人的路  
在上和下之间  
完成一次人生的修行

父亲挑行的轨迹是一个“人”字  
从一个山脚到山顶  
再从山顶到另一个山脚  
山的这边是碗厂原料车间  
山的那边是碗厂生产车间  
一条山路连着一个整体

上世纪70年代  
碗厂很吃香  
山里山外供不应求  
那时候没有现代交通  
只有肩挑背磨的硬道理

父亲肩上的扁担  
一头挑着家  
一头挑着厂  
人生的台阶  
使双腿的肌肉变得紧致  
来不得半点松弛  
呼吸的节奏在加快  
甚至毛孔也张开了嘴

太阳的汗水洒落在父亲的脸颊  
洗不去脸上的疲惫  
父亲手上那条湿漉漉的毛巾  
磨不平岁月的皱纹

完成一次修行  
父亲回到山脚的老屋放松肌肉  
母亲在父亲的肩上  
抚摸那根扁担的重量  
两条红红的印痕  
映着母亲两条模糊的泪光

后来，碗厂被岁月淘汰  
那座山也没有了路  
父亲从山里搬到了城里  
一家人过着城市人的生活  
喧嚣的城市改变着父亲的生活方式  
但怎么也抹不去  
父亲心中挑山的深刻印记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新体诗歌研究会会长)

## 高山与流水的对话

□黎晓婷

吹过的风，追逐着往昔的白云  
天空和大地共享着一个头颅  
那是照向未来的太阳

在山与山的边界  
落日撞击着昨日的黄昏  
散落在山涧的斜光  
如同溅起的浪花  
密密麻麻

群山之巅的黑暗和冰冷  
依仗着抖落的星河  
以及那条金黄色的长江  
一寸一寸，切割着山的棱角

奔腾的河流  
开始收敛他的磅礴气势  
从山里往山外，逶迤匍匐  
继续前行  
所有的鱼都在敲击着江水  
荡漾的波纹是高山的万壑松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